

穿过欲望之城

我奔走一生追求金钱，最后才发现我真正渴望的是爱。

[英] 莫欣·哈米德 著 张雅楠 译



MOHSIN HAMID

How to Get Filthy Rich
in Rising Asia

文匯出版社

穿过欲望之城

[英] 莫欣·哈米德 著 张雅楠 译

MOHSIN HAMID

How to Get Filthy Rich

in **RISE** Asia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过欲望之城 / (英) 莫欣·哈密德
(Mohsin Hamid) 著 ; 张雅楠译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17. 12

ISBN 978-7-5496-2386-0

I. ①穿… II. ①莫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80214号

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 by Mohsin Hamid
Copyright © 2013 by Mohsin Hamid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7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Ltd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hsin Hamid c/o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9-2017-993

穿过欲望之城

作 者 / (英) 莫欣·哈密德

译 者 / 张雅楠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特邀编辑 / 孙若羚 闵唯 刘雨

封面装帧 / 陈艳丽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 / 128 千字

印 张 / 7

ISBN 978-7-5496-2386-0

定 价 / 39.90 元

侵权必究

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2018.5

穿过欲望之城

【美】莫辛·哈米德 著 李海鹏 译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MOHSIN HAMID

How to Get Filthy Rich
in Rising Asia

读客文化

献给扎赫拉

目 录

- 1 搬到大城市 / 001
- 2 接受教育 / 015
- 3 不要堕入爱河 / 033
- 4 远离理想主义者 / 055
- 5 向大师学习 / 075
- 6 为你自己工作 / 097
- 7 做好使用暴力的准备 / 119
- 8 和当官的做朋友 / 137
- 9 保护战争艺术家 / 155
- 10 与债共舞 / 171
- 11 聚焦根本 / 191
- 12 准备好退出策略 / 207

1

搬到大城市

听着，除非你自己就是作者，否则所谓的自助书籍都是自相矛盾的。你阅读自助书籍是为了让别人——也就是作者——帮助你。以“如何”打头的书都可归为此类，那些关于自我提升、自我发展的书亦然。有些人甚至认为宗教类图书也属于自助书，但另一部分人则恨不得把持此观点者钉到地板上，用刀锋慢慢地割断他们的喉咙。所以，最聪明的做法是简单指出这两类在观点上的分歧，然后快速转移话题。

前面提到的自助书籍中，没有哪一本是毫无意义的。相反，它们还可能非常有用。但在所谓的“自助”领域中，“自”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。当然模棱两可可以是好事，可以是让人愉快的，更可以成为达到目标过程中的润滑剂。

这本书就是一本自助书。如它的封面标题所言，它想要告诉你如何才能亚洲富得流油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你得在某个

露水湿重的清晨，蜷缩在你母亲积着灰尘的床下发抖。你的痛苦无异于一个巧克力被扔掉、遥控器没电、滑板车被弄坏或新运动鞋被偷走的男孩的痛苦。但后者的痛苦比你的更严重，因为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。

你的眼白发黄，这是因为你血液中的胆红素过高。影响你的病毒叫作戊型肝炎，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排泄物及口腔传染的病毒。好极了。它的致命率只有百分之二，所以你应该会康复。但现在你却感觉自己要死了。

同样或类似的情况你的母亲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。所以她可能不认为你会死，但也可能不然。或者她还是很害怕的。每个人都会死，但当一个母亲看到她最小的孩子像你一样躲在她的床下发抖时，可能感到死神会提前几十年降临，摘下它的黑头巾，带着一种熟悉的气息和一个猥琐的微笑，走进她和孩子们居住的只有一个房间的泥墙小屋。

她说：“别把我们留在这儿。”

你的父亲已经听过她提出这样的请求。他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。他性欲旺盛，经常在离家的时候想念你母亲硕大而结实的双乳和肉感的大腿，他当然更愿意每晚和她做爱，而非每年

只来探望三四次。他还喜欢她与众不同的粗鲁幽默感，有时也眷恋她的陪伴。对孩子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深厚的情感，但他当然希望能看着你们慢慢长大。他自己的父亲热爱农耕生活，喜欢看着庄稼生长。这两种情感类比起来倒也有相似之处。

他说：“我没钱带你们去城里。”

“我们可以住在你工作的地方。”

“我和司机住。他会自慰，还是个烟鬼，成天搞女人。没有家属会过去住。”

“你现在工资上万了。你又不是穷人。”

“在城里，一万块的薪水就是穷人。”

他站起身来，走了出去。你看到他拖着皮拖鞋，鞋带都没有绑，脚后跟结着硬硬的厚茧，就像是昆虫的硬壳。他穿过走廊，来到了院子里。他应该不会在那棵孤独的大树旁沉思——夏天的时候，那棵树还算茂盛，可现在是春天，只能看到它盘错的枝丫。或许他出了院子，径直走到后面的田埂旁，蹲在地上大解，清空肠子。他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不是。

田埂旁有一条一人深的沟，沟里有细流。在这个季节，水流和沟的宽度很不协调，如同一个集中营里瘦骨嶙峋的囚犯穿着肥硕的厨师服。只有在短暂的季风时节，沟里才能有点儿水，但和以往相比，也不能算有规律，一切都要视越来越变幻无常的大气环流而定。

你村子里的村民在河上游喝水，中游洗衣服，下游方便。在上游的更上游，另一个村子也在做着相同的事。在更远的地方，水从山石间涌出，水源地有一间古老、陈旧、规模不大的纺织厂也在用水，同时，它排出的臭烘烘的灰色污水会直接流进河里。

你的父亲是个厨师，虽然厨艺精湛，而且来自农村，但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视食材新鲜度和质量的人。对他来说，烹饪只是对调料和油的运用而已。他做出的食物会灼烧你的舌头，阻塞你的血管。那些做沙拉用的带刺的叶子和梅子，或者是地板上袋袋做面包用的小麦，只是让他腰酸背痛的麻烦活计，是他永无止境的劳作而已。在他眼中，做饭只是代替了农活的另一种劳动。此处，在充满醉人的大自然气息的食品储藏室里，你父亲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

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平日里都在城里工作，只有收割的时候才会回村。现在回来好像太早了些。你父亲是请假回家的。他会在早晨和他的兄弟们去割草料，手拿镰刀，一次次地重复着拢草、割草、放手、向前挪一步的动作，就如同太阳周而复始地东升西落。

他身边是一条纵贯田地的泥泞小路。地主或是他的儿子们会开着越野车从这里经过，而你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则会用手遮着额头，弯下身去，调转目光。几百年来，或者说有史以来，这里的人都认为和地主对视是一件危险的事。最近有些人已经敢这样干了，但他们是留着胡子、在神学院里做事的人。他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昂首阔步的。你父亲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事实上，他对他们的厌恶几乎等同于对地主的厌恶，而且原因是一样的。在他眼中，这些人都是傲慢懒惰之辈。

你侧躺在地上，以从下往上的角度，看到你母亲跟着你父亲走进了院子。她搅拌着昨天割好的草料，混好麦秆倒进了水牛的食槽里，以便在它们吃食的时候挤奶，用力把奶挤进她的锡桶里。一切完成之后，村里的孩子，你的堂表兄弟姐妹们，便把水牛、牛犊和山羊牵出了圈。你听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树枝，渐渐走远。

你的姑母们也顶着泥罐、拿着脏衣服和肥皂离开了。这是社会分工。你母亲一个人干活。她独自一人，她们一群人。这并非巧合。她像你父亲一样蹲下身去，只不过手中是没了把手的笤帚，而非镰刀。她扫地的动作仿佛是她天生的运动方式。蹲低身子可以节省能量，符合人体工学，不会让人感到太辛苦。但几小时、几天、几周以至于几年以后，这种隐隐的不适感会在脑海中回荡，如同来自地下刑讯密室里的低沉哀鸣。只要不去正视这种感觉，就可以永远忍受下去。

你的母亲在婆婆的监视下清扫院子。那个老妇人坐在阴影里，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满，嘴里叼着围巾的一角——并不是为了隐藏她身上的吸引力，而是为了遮掩她掉光的牙齿。村里的人觉得你母亲虚荣、傲慢，又任性，这些罪名长着牙齿，留下了真实的伤痕。你的祖母提醒你的母亲，有个地方没有扫到。她没有牙，嘴里还咬着围巾，说话的时候听上去就像是含着痰。

你的母亲和祖母在玩等待的游戏。年长的在等着年轻的变老，而年轻的则等着年长的老死。在这个游戏中，双方都将成为赢家。在此期间，你祖母尽其所能展示权力，你母亲则展示体力。如果没有男人在，村里的其他女人都会害怕你母亲。在一个只有女人的社会里，你母亲会成为女王，手握嗜血的权

杖，脚踩粉碎的头颅。而在这里，她能做到的极致就是扛住大部分严苛的挑衅。对于孤立无援的她来说，这胜利已经不可小觑了。

你父母之间没有挑明的事实是：如果你们全家都进城生活，一个月一万块的薪水也只能勉强维生。生活会很拮据，但并非不可能。眼下，他会把绝大部分收入寄回村里，其中一部分给你母亲，剩下的给家里其他人。可如果你们进了城，他寄到村里的钱将会从溪流变成水滴，只有在过节的那两个月发奖金而且不用还债的情况下，才能像水沟里的积水一样稍多些。

你看见你母亲切了一小根白萝卜，放到水里煮。阳光驱走了露水。你虽然非常难受，但已经不觉得冷了。你很虚弱，那感觉如同虫子在体内蚕食你的身体。所以当你母亲把你的头抬起来，喂你吃她的灵丹妙药时，你并没有拒绝。那药水闻上去像是男人打嗝时的味道，让你作呕。但你的胃里已经空了，所以还是顺利地咽了下去。

你，一个患了黄疸病的男孩，嘴角淌着萝卜汁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时候，一定不会想到“富得流油”能和你扯上半点儿关系。但你要有信念。你并非外表呈现的那样弱小。属于你的那个时刻终会来临。是的，这本书将会为你指出一条明路。

几个小时后，做决定的时刻来了。太阳落山了，你母亲把你抱到了小床上。这是个温暖的夜晚，但你依然紧紧裹着毯子。男人们从田里回来了。除了你以外，全家人都在院子里吃饭。通过门廊，你可以听到水管里的汩汩声，看到你叔叔水烟袋上闪烁着的火星。

你的父母来到你身边，低头望着你。你父亲明天就要返城了。他若有所思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问你。

这是他这次回来问你的第一个问题，或许也是几个月以来对你说过的第一句话。你很痛苦，也很恐惧。所以回答显然是“不”。

但你却说：“没事。”

你把命运抓到了自己的手中。

你父亲听到了你的粗声回答，点了点头。他对你母亲说：“这是个坚强的孩子。”

她说：“他很坚强。”

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回答改变了你父亲的决定。那晚，他告诉你母亲，她和孩子们可以跟他一起进城。

他们用做爱为这个协议盖了章。在村里，要想私密地做爱只能选择在田里。在家里，没有属于夫妻两人的空间。你父母和三个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但天色已晚，屋里什么也看不见。而且他们几乎没有脱衣服。事实上他们做爱时从没有赤裸过身体。

你父亲双腿跪地，解开了他的裤带，你母亲趴在地板上，扭动着胯骨做了同样的事。她抓住了他的下体，那动作就像早晨挤牛奶时一样直接而用力，但她碰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她用四肢撑住了身体。他进入了她，一只手撑地，另一只手轮换着抚摸她的身体。他用力向前，让自己贴得更紧。你们有的睡了，有的假装睡着，直到一切结束。然后他们回到床边，精疲力竭，几秒钟之后就进入了梦乡。你母亲还打起了呼噜。

一个月以后，你已经恢复了健康，可以和你的哥哥和姐姐